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雙城記

外國戲在中國

何冀平

近年來不少外國戲劇來中國演出，但請外國導演來中國執導戲劇，就不多了，主要是語言，做到兩種語言的完全融合，需要既懂藝術又熟知兩種語言的高端人才。英若誠就是這樣一位難得的人物。上世紀八十年代，他促成美國著名劇作家亞瑟米勒在北京人藝排演《推銷員之死》。英若誠非常喜歡這個劇本，他向劇作家亞瑟米勒提出要在中國排演這部劇，亞瑟米勒同意了，但他有條件：男主角威利羅曼要由英若誠來演，劇本也由英若誠翻譯。

英若誠開始翻譯劇本，原作是口語化的美式紐約英語語言，翻譯用的是四十年代末中國大都市的流行語，偏重北京方言，避免書面語言，翻譯連劇本中對話的速度都顧及到了。亞瑟米勒在現場用碼錶計算時間，中文和英文演出時間竟然一樣長短，一分不差，他滿意地對英說：「感謝你的翻譯。」

亞瑟米勒是編劇不是導演，但知道自己要什麼不要什麼，他首先提出演員不要戴頭套和裝假鼻子。中國引進西方戲劇已經很長時間，曾經用各種手段試圖把演員化妝成白人，各種各樣精美的髮套，從金色到紅色，還有模擬的假鼻子，但亞瑟米勒要求在他的劇中，不用金髮套和大鼻子。他的決定讓北京人藝化妝部門的工作人員很失望，他們認為亞瑟米勒小看了服裝化妝的本事。

亞瑟米勒堅持他的想法，有人說，他是一位天才編劇，但是他不是導演，他不明白舞台的需要。亞瑟米勒說：「劇中的人物住在紐約布魯克林區，不是北京城，但我們希望觀眾注意的是他們的思想情感，不是他們頭髮的顏色。」英若誠支持亞瑟米勒，最後決定所有演員就用自己的頭髮面容，不用模仿化妝。從此，北京人藝上演外國戲，都是本色演出，台詞甚至還帶有北京腔北京俚語，觀眾完全接受，成了北京人藝演外國戲的一大特色。

近日在南京，看到一台外國導演的戲劇《吶喊》，題材來自魯迅的《狂人日記》《吶喊》等小說，在當代劇場中重讀魯迅是一次實驗。開場時舞台一片空白，隨後由演員自己創作和發展所有劇場元素，從舞蹈、道具到服裝，副標題是「全面便攜式貧困劇場」，是由德國劇場導演兼戲劇構作家塞巴斯蒂安．凱撒，以獨特的手段演繹中國故事，觀看現場有油煙粉塵、刺眼光線，要戴口罩，確是一台奇特的解構表達實驗。

隨着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中外戲劇怎樣互動，什麼是最好的融合展示，是戲劇的一個課題。

此山中

細說從頭(二)

鄧達智

黑格爾說過：「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本文無關愛，也無關恨，有關的是機會：得着？還是擦身而過？必有因由。

筆者曾獲機會被外貿抽紗公司揀選，出任山東分公司顧問，籌辦將過去抽紗（人手製作蕾絲）放在枱布、被袋、床冚、枕頭套、襟巾、手帕等方面用，轉化成時裝。這舉動，除了山東，還有另外兩個生產抽紗的中心參與：上海、廣東。同時被邀請參與的還有另外兩位香港時裝設計師：前輩劉培基先生（上海）及林國輝先生（廣東）。兩位是當時得令、本港最頂尖的時裝人物，少不更事的在下，當時入行剛滿5年，能否勝任容後考驗。掛上心頭，始終摸不着頭腦：何解偏偏選中我？

最終盤算出一點端倪，當年國家外貿運行幾乎必經華潤集團，中藝公司跟華潤關係千絲萬縷。1984年廣州白天鵝賓館一周年慶典，除了香港時裝設計師提供系列參與廣州有史以來首次時裝表演，朱玲玲女士更邀請在下，為華潤旗下中藝發售法國名師Pierre Cardin的中國生產服裝，統籌一組具系統性的服裝排序展出。眼前的服裝雖多，以單件為主，實非具系統性的時裝系列。筆者得特權，將白天鵝酒店中藝公司店內陳列的服裝舞個天翻地覆，終於排列出30套完整服裝，附帶飾物鞋襪及演出伴樂，完好呈獻。

這之後，好幾次被中藝公司邀請領導一組當時剛萌芽、具備非常優秀條件的模特兒明日之星，包括馬詩慧、琦琦等，結伴前往新加坡、東南亞，以及多個內地新銳城市，展示中藝商品結合在下設計的服裝系列。至1987年初，中藝發出邀請前往山東青島，為抽紗時裝出發到國際時裝舞台展示作前期工程。

過程既興奮，亦是熱烈的學習，趁隆冬農閒時分，走遍半個山東，探訪擁有製作抽紗實力的城鄉單位，學習不同種類源自歐洲的手工蕾絲、手勾線花、手織毛線掛氈（Tapestry）等等在歐洲漸漸失傳的工藝。中國工業化迅速發展，這類極品工藝漸行漸遠，今天已成鳳毛麟角頂級精品。更發現，當時能在山東找到的抽紗品種比上海及廣東更豐富，製作時裝起來變化五花八門，成品更多樣化。終於成功爭取，1989年春天，山東抽紗轉化成時裝系列「工農兵」，踏上香港時裝周舞台，獲得極大成功。

多年前協助組合Pierre Cardin演出系列純粹舉手之勞，誰知這個機會帶領我前往從不認識、從未想過的精銳手造蕾絲領域，編織了在下其中一道豆芽夢彩虹 。

●1988年出任「山東外貿抽紗」顧問，首個時裝系列「工農兵」於1989年香港時裝周展示。 作者供圖

發式生活

友情相關照

商台DJ余宜發

最近，有一個要好的朋友，因為公司架構調整縮減人手，而選擇離開做了十多年的公司。他不想要跟其他同事以惡性競爭的方式留下來，反而退一步，選擇去別的公司看看。

但當他決定離開公司之後，因為需要3個月時間才可以離職，在這段期間，他嘗試找尋類似的工作，最初不太成功，在這段迷惘的時期，他的情緒開始受到影響，經常失眠，令到日常生活也受到影響。還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起吃晚飯，他每當說到工作問題的時候，就忍不着留下眼淚。當我知道他有這種情況出現之後，用了不同的方法去開解他。因為我知道，當人的情緒被一些原因影響之後，可能便會遇上情緒問題，這是我最不想見到的。我這位要好朋友，當他出現問題之後，我挺身而出去幫助他。其中一個方法，就是用開解的方式跟他談話。除此之外，因為我自己信奉佛教，而且每天會早晚念經，所以我在念經的過程當中，也為他祈福，希望他可以早日找到喜歡的工作。

過了一陣子，他終於找到一份在香港四大會計師樓工作的職位，而且人工比之前更加漲了三分一。而在他迷惘的日子當中，他曾向我承諾，如果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他會請我到馬來西亞旅遊。因為之前我曾跟他說過，很想再去吉隆坡玩，在那個地方吃喝玩樂。結果他遵守承諾，選擇了某個周末帶我去遊覽，而且是五星級的享受。雖然我不是一個貪心的人，不過他說在迷惘的日子，得到我的祝福及支持，非常感謝我，我只好樂於接受這個獎賞。

其實我跟你們分享這個故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現今有一些香港人可能要面對失業的情況，或者是對前景感到迷惘，很自然情緒上會受到影響。但我們嘗試一下，當感到無助的時候，回想以前的日子，我們不是也經歷過很多高高低低嗎？最終都可以捱過去。

我相信，一個人如果有能力的話，去哪個地方，或是做任何的職業，都能勝任，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及實力。只要相信自己，總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你發揮個人的才能，大家加油！

百家廊

母親的織針

陳麗君

冬天的早晨冷得有些刺骨。拉開窗簾，外面還只是矇矇亮，窗戶上卻已經結了一層薄薄的冰花。那數以萬計的、細小的冰晶成群結隊地聚攏在一起，覆蓋在窗戶的邊框周圍，穿梭在一條條縫隙之間，形成了一朵朵薄如蟬翼的冰花。

此刻，我正打開衣櫃，心裏在盤算着今天應該穿什麼樣的衣服出門才不至於受凍。一圈搜尋過去，我的目光突然停留在了一件已經不知道被擱置了多少個春秋的大紅色的毛線衣上，雖然上面那花樣兒還是很清楚，但手一觸碰上去卻絲毫感受不到那屬於毛衣的柔軟，更不用說那上面布滿的一團團硬梆梆的絨線球了。

我靜靜地看着這陳舊的毛衣，久久無言。記得小時候每到深秋時節，母親便開始了整夜手握織針坐在昏暗的燈光下，一針一線為我們一大家子編織着毛衣的日子。

一天晚上，幾絲寒風從窗戶的縫隙間溜了進來，我不禁打了個寒顫，剛想轉個身拉一下我的小被子，然後翻了個身繼續睡會兒，卻忽然，我的目光被那個靜坐在燈光下的單薄身影給吸引住了。是母親。她又在織毛衣了，只見她雙手上下翻飛，神色溫柔堅定，眼睛全神貫注地盯着手上的毛衣，生怕哪裏織錯了，也許是織的時間實在是太長了，又或許是煤油燈已不堪負荷而不再那麼明亮了，這不，好像是哪裏織錯了一針，她連忙把它拆掉後又重新織了起來，這時候的她眉毛上翹，緊皺着眉，嘴裏還不停地發出「嘖嘖」的聲音，但這種情形並不會持續太久，畢竟母親可是我們村遠近聞名的織毛衣小能手呢。只是過了一小會兒，母親的表情就又平和了下來，四周又恢復了一片寂靜。

後來隨着機製毛衣的出現，我們就都不大願意穿母親手織的衣服了。為了這事，母親很是難過了好一陣子，但拗不過我們的堅持，最終她還是把織針給收進了她的那個小木盒子當中，直到若干年後，當我第一次抱着孩子來家給父母拜年。那時，兒子剛好兩個月大，母親一看到這個可愛的小人兒很是歡喜得不行，抱在懷裏又是摸又是親的。更令我感到驚訝的是她竟然在當天晚上就用毛線給兒子趕織出來了一件非常精緻可愛的小毛衣。毛衣上是一隻大兔子抱着一隻小兔子的圖案，溫馨得很。「媽，現在市面上的毛衣多的是，幹嘛還這麼費心費力織這個呀！趕明兒眼睛又該疼了。」我摸着這小衣服，嗔怪地對母親說。「你是不是不大喜歡？」母親有些惴惴不安地望着我說：「外面賣的哪有自己親手織的暖和呀！你看看，我這用的可都是上好的羊毛線呢！圖案嘛，我看着好像也還行，雖然針腳的確比不得外面那些機製的……」「沒有，沒有，我很喜歡。我只是好奇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學會織這麼複雜的圖案了。我們小時候怎麼從來沒有見你給我們織這個呢？那會兒你織的花樣可比這個簡單多了。」我連忙笑着說。後來聽父親說，為了織那件小毛衣，她又是畫圖，又是去集市上挑毛線，織的時候更是對着手機裏的教學視頻織一會又看一看，直到將近天亮才總算是織好了。

有了那次的誇讚，母親又開始重新啟用了她的織針，到了孩子1歲、2歲、3歲……母親每年都在織，只是織出的花樣和圖案隨着時間的流逝而變得愈來愈簡單了。對此她總是忍不住對着我們嘟囔着：「哎呀！我現在的眼神真的不大好了，手也不得勁，織出的毛衣大不如從前了……」但話是如此，她仍舊沒有放下她的織針；織不動那些好看的圖案，她就織彩條的毛衣；各種不同顏色的毛線，一圈一圈輪換着織。終於有一年，母親織的毛衣開始呈單一色調了，針腳也不再似以前那般的平整。這時候的母親話裏話外都是掩飾不住的難過：「我這雙手愈來愈不中用了，簡直木頭一樣，唉！真是歲月不饒人啊！」

可是在第二年的冬天，她卻又變戲法般地捧出了一件毛衣，那時，兒子已經讀四年級了。他看着那已經沒有任何圖案，針腳也稀稀疏疏鬆鬆垮垮的毛衣怎麼都不肯穿去學校。我拗不過他，也就只好作罷。後來我委婉地對母親說起過這件事，母親聽後嘴上說着「再不織了」的話，然而一到秋天，她又還是拿起了她的織針。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我靜靜地撫摸着這件陳舊的毛衣，撥通了母親的電話……

獨家風景

首位「粵劇傑青」林穎施

呂書練

第十五屆全運會首次由粵港澳三地共同承辦，開幕式表演也特別突出這一點。其中有個環節是三地粵劇名伶——廣東曾小敏、香港汪明荃和澳門麥曉柔攜手演唱廣東名曲《彩雲追月》，意念不錯，意境也佳。

78歲的汪阿姐在此場合亮相，予人驚喜。汪阿姐不但是TVB鎮台之寶，其敬業樂業精神更成垂範，乃備受同行敬重和市民喜愛的藝術家，但畢竟歲月不饒人。看演出時，我突然想起最近以首位粵劇演員入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的林穎施。她是新一代粵劇花旦中的佼佼者，不但唱功、做功了得，而且性格活躍、進取，更德藝雙馨。

我看粵劇不多，首次看林穎施的演出是3年前由香港文聯主辦的《粵來粵好．曲頌盛世》粵曲演唱會，此乃包括多位青年演員在內的曲藝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活動之一。其中，林穎施與王志良表演《夢會太湖》一段折子戲，講西施和范蠡的愛情故事，兩人演出甚具默契，細緻地演繹了一對有情人對愛嚮往而又矛盾重重的心理。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再次欣賞到她的表演是2023年5月由姜昆帶領的中國曲藝家協會代表團訪港，在西九茶館劇場舉行《牡丹耀香江——第六屆中華曲藝港澳情展演》。這次演出有曲藝普及功用，特別安排了一節由港穗名伶分別以子喉、大喉和平喉演唱粵曲，其中林穎施以子喉表演一曲《昭君出塞》。

「茶館」是座位不超過200個的小型劇場，表演者和觀賞者距離接近，兩者互動非常明顯。記得她一開口「我今獨抱琵琶望……」時，現場觀眾隨即屏氣凝神地聆聽，其淒迷幽怨的曲調配以婉轉柔和的聲腔彷彿把人帶回兩千多年前的西漢大漠，餘韻無窮。事後才知，她曾憑此曲入圍中國曲藝藝術界最高獎項「牡丹獎」表演獎，並入選2023年度國家藝術基金項目。反映其曲藝造詣獲國家級認可。我之後專門看了她的多場全劇演出，並不時與她溝通交流。

林穎施能在芸芸青年花旦中脫穎而出，與她從小接受正宗科班培訓有關。她在廣州出生，父親是粵劇發燒友，家裏不停播放粵曲DVD。潛移默化下的她讀小學時開始學戲，憑優異成績考入廣東粵劇學校，並破格提前一年畢業，再獲全額獎學金進入香港演藝學院深造，可謂是穗港兩地孕育出的粵劇精英。借助香港這個國際化平台，她也從內地走向國際。

難得的是，在馬不停蹄的工作日程中，她爭取時間到各大學進修。她更熱心於公益，早在疫情期間，就作曲填詞《武漢多珍重》在網上直播義唱，還參與香港乳癌基金、香港中樂團等籌款演出。在她身上，我看到青年汪明荃的影子。

細說星光

微短劇

叢仁

在追求效率的時代，觀眾的專注力急劇轉變。敘事模式正由長篇劇集類型演變成一種相對精準、緊湊的短劇類型。因着這股新風潮，連擅長拍攝長篇劇集的TVB，也不得不引入這類被稱為微短劇的製作，最近他們在82台推出兩部短劇《此刻無聲》與《我本千金》。這兩部作品既能突破排播模式，也炮製出電影級節奏感，實現打造一個全新的「黃金追劇時段」，說明快節奏敘事的時代正式來臨。

TVB嘗試破格，採用「接力播映」策略，把兩部短劇無縫鏈接，迎合觀眾的觀劇樂趣。《此刻無聲》由新生代演員擔綱，屬短小精幹的典範，全劇共20集，每集僅15分鐘。短短一刻鐘，劇情直入核心，觀眾能迅速沉浸於戲劇衝突之中。緊接着，在晚上10點50分，陣容龐大、共40集的《我本千金》接力上映，目的是繼續撩動觀眾的「睇劇夜繽紛」。這種15分鐘的播出模式，旨在為觀眾，尤其是生活節奏快速的城市人群，打造一個高效且過癮的娛樂時段，讓追劇更輕鬆及無負擔。

兩套劇集有着不同的題材，但擁有共同的核心優勢，包括節拍爽快、一開波就入戲，沒有冗長對白及無謂枝節。《此刻無聲》劇名引人入勝，預示作品或聚焦於內心世界與氛圍營造的懸疑或情感題材。劇情可能深入探討人性主題，憑藉精煉對白、細膩演繹與層層遞進的情節反轉，牽動觀眾心弦。每集15分鐘的長度，恰好維持觀眾的高度專注，節奏控制得宜。

《我本千金》劇名流露濃郁的都市情感與身份逆轉色彩。以40集短劇形式呈現，劇情需高效推進人物成長與矛盾爆發。不論是浪漫愛情線還是職場博弈，故事都將以明快節奏展開，讓觀眾觀劇體驗更直接緊湊，情感共鳴更為密集。

至於兩劇的演員，飾演失聰主婦麥令景的白旭含，曾演《盛夏繽紛》算是有點名氣；《我本千金》中則有袁昊飾演顧彥廷。然而微短劇的投資遠不及長劇製作，一部微短劇大概50萬元人民幣便可，支出主要還是要在增加流量上投入廣告資金，演員費日薪大概1至3萬元，普通演員2,000至5,000元/天，群演80至100元/天。傳統影視行業有明確的片酬限制，即使廣電總局要求全部演員總片酬不得超過製作總成本的40%，但長劇動輒製作費也要數千萬以至過億，演員費仍可達數千萬，能請到的演員和微短劇的演員陣容，根本無法相比。

●《我本千金》劇照 作者供圖

演藝蝶影

憶念友竹姐(之一)

小蝶

11月1日，我出席黃友竹姐姐的安息禮拜，送別這位享壽94歲的香港劇壇前輩。

雖然友竹姐退出劇壇已差不多半個世紀，年長的舞台劇觀眾應該對她仍有印象。友竹姐是上世紀舞台和電視扮演「西太后」的專業戶黃姨（黃蕙芬）的侄女。無論是舞台劇《清宮怨》還是電視劇《清宮殘夢》，劇中的黃姨就是慈禧太后的化身。她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曾是中英學會中文戲劇組的資深演員，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她與丈夫和7位好朋友成立香港業餘話劇社，是劇社的台柱人物和教導後輩的良師。

友竹姐在黃姨任教的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唸書。畢業後，她曾先後在官立文商專科學校和葛量洪師範學院進修。她在1956年取得教育文憑後，一直在小學當中文科和英文科教師。她非常勤力和熱愛工作，在夜間兼任香港政府教育署成人教育組訓練主任，訓練在職教師戲劇教學。1989年，她退而不休，為教會義務工作十多年。由於她為教會無私服務和貢獻，曾獲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頒發「十大傑出長者」獎項。

友竹姐在姑母耳濡目染下對戲劇產生興趣。1951年，她首次在校內參加校際戲劇比賽，在《孔雀膽》中飾演阿蓋公主。她加入「中文戲劇組」後，分別在1955年、1956年和1958年參加第一、二和四屆香港藝術節演出，在《紅樓夢》（另1962年重演）中飾演王熙鳳、《西廂記》飾演紅娘和《美人計》飾演孫夫人。

1961年，聖士提反女校演出姚克名劇《秦始皇帝》。黃姨為該劇的聯合導演，安排友竹姐飾演趙太后。同年，黃姨等前輩成立「業餘」社，以《秦始皇帝》為創社劇，友竹姐亦追隨姑母加入「業餘」，再演趙太后。黃姨在《秦始皇帝》中飾演華陽老太后，她的女兒務雪姐（即友竹姐的表妹譚務雪）亦在劇中飾演王后。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母女和姑侄合作的劇作。

之後數年，友竹姐在「業餘」的舞台劇《我愛夏日長》中飾演九嬸、在《金玉滿堂》中飾演孝天嫂，並與數名「業餘」社員加入由12個劇社聯合演出的姚克名劇，於《陋巷》飾演錢妙英。六十年代時，「業餘」的演員常常參演麗的映聲現場播映的單元電視劇。由於友竹姐是公務員，所以只曾參演一齣電視喜劇《油漆未乾》，與鍾景輝（King Sir）分飾哈醫生夫婦。

除此之外，友竹姐亦曾為多個戲劇機構演出，如《虎符》的如姬、《可敬的葛靈敦》的羅慕崇、《錦扇緣》的穆美眉、《親情》的劉亞鳳等。

友竹姐演而優則導，除了演戲之外，亦曾導演《金玉滿堂》、兒童劇《五姐弟捉賊》和《上課前》、聖劇《野火燒不盡》，以及為《國魂》任舞台監督，為香港上世紀中葉的劇壇作出不少貢獻。